在民国,征婚广告早已流行

蔡元培、章太炎都曾征婚

憧憬爱情,古今皆同。宋代大词人辛弃疾写下"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"时,正值元宵观灯夜,人来人往。但辛先生眼里只有远处的那个她。近千年后,遥相呼应的梁启超也说:"自怜幽独,伤心人别有怀抱",可谓深得其意。

到了民国那会儿,帝制废除,思想解放。单身男女们纷纷通过"征婚"的方式去追求个人姻缘。这也正符合时下流行的那句口号:如果爱,请大声说出来。

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
——征婚广告词就是这么任性

早在1900年前后,蔡元培、章太炎等名流就先举起了征婚招牌。元培先生到底是留洋归来,态度开明,开列的五个条件中,有一多半为女方着想:一、女子须不缠足;二、须识字;三、男子不娶妾;四、男死后,女可再嫁;五、夫妇不相合,可离婚。相比之下,太炎先生的征婚条件还保留着旧文人的一些情调。比如,女方应是个大家闺秀,能写小文章。最重要的,这姑娘须有服从性质。寥寥数语,要求着实不低。但两位都是成名的大人物,有提条件的资本,应者如云自不在话下,最后当然也找到了心目中的如意伴侣。

说到普通人的征婚,那真是千奇百怪,内容各异。1930年第1期的《青天汇刊》上,收录了一位男子的征婚启事。现年24岁的"某君",准备去欧美国家考察学习,离开之前想找一位女伴。倘若女方也有意出国,"某君"愿意出资赞助;如果不愿意,那待他回来后两人结婚也可。"某君"共提出了六项条件。比如,年龄应在17岁至20岁之间,身家清白,初中毕业及以上(大学生更好),性情温和,思想活泼。还特意指出了对女方身体的期待——"奶部未曾压束者"。有符合条件且欲联系者,可写信前来,并附上一张照片。"某君"最后保证:"不合原信寄还,绝对代守秘密"。

一位署名"胖的侬"的女孩子所写征婚广告更加别开生面。单看此一笔名,就知道这是位胖姑娘。"胖的侬"说自己除了有些胖,性格方面很温和。上小学堂的时候,有一个男同学,"人很伶俐,很柔和,又很美丽"。两人互相爱慕,如胶似漆。后来男方托校长前来求亲,不料"胖的侬"之父看到男孩后,极力反对,并对女儿讲出了理由:"你身子已经太胖,性情又如此柔和,若再配上肥的他,将来生的儿子,岂不像胖冬瓜一样?你的性已太和,又配他的柔,将来岂不要软成一堆,变做棉花团吗?"

无奈之下,"胖的侬"只好遵命分手,并发出征婚广告,用她的话就是:"能够有一个瘦弱身体、暴烈性的男性来破我的寂寞吗?"

民国单身男女的征婚套路,时人已有观察。对男士而言,"先把选择对象的标准说一说,如'身家清白''性情温和',然后再将'家道丰富''月入颇丰'等自己的状况表扬一下,于是请应征者将'玉'照赐下,以便定夺。"相比之下,大部分女士征婚则非常务实。1948年第32期的《时报》,提到了一位20岁女士的征婚条件,共有七条,涵盖了工作、学历、年龄、外语水平、车房齐备以及疼爱女人等各个方面。

类似的例子,不胜枚举。今日我们所见所闻的各种征婚版本,在民国的征婚广告中,早就司空见惯、付诸实行了。开放勇敢的程度,比之今日,似乎也不落下风。

信誓旦旦 不思其反
——诱惑与风险并存各种不靠谱

爱情很美好,征婚须谨慎。通过报纸,单身男女们吐露寂寞之苦,希望在茫茫人海寻找有缘人。但人心难测,仅凭几句征婚广告词儿,还真不好判定对方到底是何情形。1932年,"方子"女士写过一篇《征婚的秘密》。文中披露说,有一些征婚的男士,"不过闲来无事,想跟女同胞寻寻开心"。更有甚者,则以征婚为名来谋财图利,"他们的人格,简直是卑污到不消提起"。结果,那些出于好奇的单纯女士,就容易落入圈套,上当受骗。

"方子"的话,在另一位女士那里得到了印证。该女士有一位朋友,看到报纸上某男子的征婚广告,说自己是个海归,现年28岁,正在机关担任要职,想找个女子做终身伴侣。其朋友当时父丧母病,生活困难,也急切找个丈夫作为依靠。于是写信表露真心,并约定了会面。不见不知道,一见吓一跳。陪同朋友一道前往的这位女士推测那男人少说也有36岁,而且嬉皮笑脸,没个正经。聊了几句,更是处处露馅。那男子非但没有留过洋,连中学都没进,还厚着脸皮说"美国的牛津大学"如何如何。更可恨的是,该男子已有妻子,只是想花500元钱再找个小妾。愤怒的女士和她朋友把该男子臭骂一通,自此对广告征婚也存了怀疑和戒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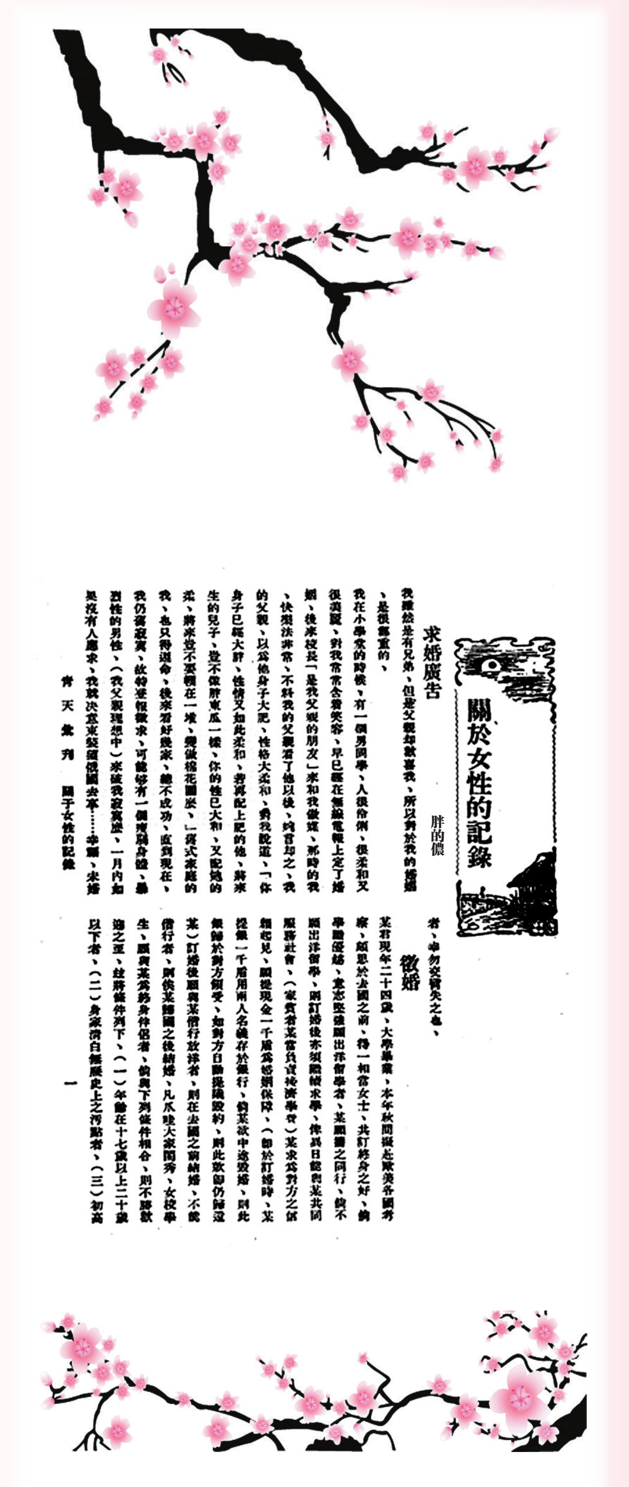
与之类似,女子征婚也不见得句句实话,虚报年龄、夸张长相的所在多有。1936年某期的《春色》杂志上,有一幅漫画,名为"征婚"。画中站着一位白发苍苍、身形佝偻的老太太,正与沙发上坐着的青年男子谈话。旁边加注了对话内容:"女:'先生,我就是来应征的'。男:'那么……你为什么不像那张相片那么美丽呢?'女:'那张相片是我四十四年前所拍的啊!'"如此滑稽和讽刺的对答,说明征婚相亲之时,表述和事实经常会不一致,稍不留神就浪费感情,大失所望。

五花八门的征婚广告,的确炫人耳目,真假难辨。1946年,范大林写过一篇《漫谈征婚征友》,把各类征婚广告划分为三种:普通的、良善的、恶意的。以恶意的来说,从文字就能看出其目的不纯。例如,"本人29岁,英俊富有,诚征20岁至27岁,貌美多情、善于交际者为友。除供膳宿外,月酬××元。"范先生给出的建议是,假如男女双方不以金钱为目的,广告征婚还是可以提倡的。

虽然有反对和争议,但征婚广告仍然市场良好,足见群众需求之迫切。对于征婚的态度,20世纪30年代有两位人士的讨论很值得留意。"唐山客"在谈择妻标准时说,不要太看重对方的外貌,像自己这样肤色较黑的男子,真找个如花似玉的娇妻,"难保她不为浪蝶狂蜂所勾引,说不定叫我做一做巫人,戴一戴绿帽"。只要性格和蔼,身体健康也就可以了。更何况,"情人眼里出西施,或者比自己还丑的,但自有情郎看见,和西施般也未可定。"他还引用了一个比喻,"百货中百客,伯母中大伯"。

作为回应,"女书记"写了篇《择夫谈》。她比较赞同"唐山客"的观点,并且说女性找对象时,父母之言可以听,但也不要盲听、尽听。"自己务把心地放沉来,以锐利的眼光和见解,察对方的性情、学问,品行端正,身体健全,有办事能力,便可以行。至于家财势力,有自然很好,无亦不必强求。"最后,"女书记"还进一步提醒各位女同胞:"万不可自高身价,一切不在眼中。等待吾们花容月貌的时期过去,恐怕择夫又有些不能如意了。"可惜的是,这种声音在当时只是昙花一现,并没有得到多少呼应。

(桂林)


關於女性的記錄　胖的儂

求婚廣告

我雖然是有兄弟、但是父親卻歡喜我、所以對於我的婚姻、是很鄭重的、
我在小學堂的時候、有一個男同學、人很伶俐、很柔和又很美麗、對我常常含着笑容、早已經在無線電報上定了婚姻、後來校長「是我父親的朋友」來和我做媒、那時的我、快樂非常、不料我的父親看了他以後、竟言卻之、我的父親、以為他身子太肥、性格太柔和、對我說道、「你身子已經太胖、性情又如此柔和、若再配上肥的他、將來生的兒子、豈不像胖冬瓜一樣、你的性已太和、又配他的柔、將來豈不要軟在一堆、變做棉花團嗎、」舊式家庭的我、也只得認命、後來看好幾家、總不成功、直到現在、我仍舊寂寞、故特登報徵求、可能够有一個瘦弱身體、暴烈性的男性、（我父親理想中）來破我寂寞麼、一月內如果沒有人應求、我就決意束裝往俄國去奉……幸福、求婚者、幸勿交臂失之也、

徵婚

某君現年二十四歲、大學畢業、本年秋間擬赴歐美各國考察、頗思於去國之前、得一相當女士、共訂終身之好、倘學識優越、意志堅強願出洋留學者、某願攜之同行、倘不願出洋留學、則訂婚後亦須繼續求學、俾異日能與某共同服務社會、（家貧者某當負責接濟學費）某求為對方之信賴起見、願提現金一千元為婚姻保障、（即於訂婚時、某提款一千元用兩人名義存於銀行、倘某欲中途毀婚、則此款歸於對方領受、如對方自動提議毀約、則此款即仍歸還某）訂婚後願與某偕行放洋者、則在去國之前結婚、不能偕行者、則俟某歸國之後結婚、凡爪哇大家閨秀、女校學生、願與某為終身伴侶者、倘與下列條件相合、則不勝歡迎之至、茲將條件列下、（一）年齡在十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者、（二）身家清白無歷史上之污點者、（三）初高

青天彙刊　關于女性的記錄　一

署名"胖的侬"的姑娘通过广告来征婚

才女王端淑 替夫写诗文

王端淑,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明末清初才女,字玉映,号映然子,又号青芜子。明代著名学者、作家王思任的次女,卒年八十余岁。有吟红集诗稿、玉映堂集。

王端淑幼时跟兄弟一起念书,聪颖过人。先生为之叹息:假如这是男孩,将来"必以文章第一蜚声翰苑间"。

父亲王思任是明万历年间进士,"才情烂漫"。明亡后追随鲁王继续抗清,绍兴被清军占领后,他绝食而亡。有这样的父亲,就不难理解王端淑的诗文有浓烈的家国情怀、兴亡之叹,凝聚着沉痛的时代悲情。

王端淑既抒写自身伤痛,也记录世道人心,超越了普通闺阁的狭窄眼界与柔弱风格。王端淑还为明末殉难的节烈志士和忠于明朝的官员,写了多篇传记,其遗民立场,不言而喻。她以长于史学、笔挟史才、博览群书,为时人推重。

顺治年间,清廷想请王端淑去宫中给公主、妃嫔当老师,被她力辞。

丈夫丁圣肇明末担任过衢州司李,明亡后他们夫妇幽居山阴老家,家无余资,衣食难以为继。贫与病联袂而至,王端淑夫妇都不时患病。

贫困郁邑的日子,丁圣肇以酒浇愁,王端淑则以诗歌抒发忧戚。无奈中,王端淑作为闺塾师和职业艺术家,四处奔波。兄弟们似乎为她的抛头露面略感尴尬,加以劝阻。她以诗回应:家中衣食贫乏,自己不善女红,只能靠教书和书画谋生。

作为当时少有的职业妇女,王端淑当闺塾师,卖文售画,交游面非常广,既养家糊口,也主导家庭的人际交往,替丈夫写诗文,花钱为他置妾,妾亡后替他写悼亡诗。她与同乡张岱和著名戏曲家李渔等是好友,参与他们的诗酒之会,在由男性知识精英组成的文化圈子里获得巨大声誉。

王端淑用20多年编纂《名媛诗纬》42卷,收录800多位女诗人的2000多首诗,康熙初年刊印。这是女性诗歌史上举足轻重的诗歌总集,开女作家选编女性作品集的先河。

(羊晚)